

在绿树掩映的上海吴淞军港内，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白楼”。这是一幢组合式建筑，主体为二层坡顶小楼，配以高耸的五层塔楼，其顶端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飞檐和四坡攒尖顶，显示出一种不凡的气势。走近这座建筑，门口草地上有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记述着它的来历：“小白楼，位于吴淞军港内，原为海港检疫所，1935年由留美建筑大师李锦沛设计建成，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西方复古样式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砖混结构，粉墙赤瓦，故得名‘小白楼’。”

一座远离上海市中心，隐藏在军港内的建筑，却与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的显赫人物有着交集，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它的前世今生产生浓厚兴趣。特别是在2020年春天，身一场由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原为海港检疫所”几个字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在将散落的历史中的相关线索串联起来后，我强烈意识到，“小白楼”还应该记住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伍连德。近来写他的文章很多，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上海往事，却似乎很少人谈及。

吴淞有座小白楼

伍连德(Wu Lien-Teh, 1879—1960)，字星樵，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出生于英属南洋槟榔屿，是具有中英双重国籍的华侨。17岁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生。190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华人。一位在海外成长的“学霸”级的人物，却对祖国充满了感情，最终于1907年回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为国服务历程。让伍连德“一战成名”的是他在1910年12月领导扑灭东北鼠疫中的表现。他在67天时间里创造性地实行了

“封城、隔离、戴口罩、焚病尸”等强有力措施，不仅成功地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建立了中国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除此之外，伍连德的另外一大功绩，就是力主并主持收回海港检疫权，建立中国自主的国境检疫系统。上海租界当局于1873年开始了由海关控制的海港检疫行动。但海关大权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因此海港检疫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成为体现洋人意志的权力工具。辛亥革命之后，以伍连德为首的几位留洋西医归国者对此痛心疾首，并为之进行了多年努力。1930年5月26日，伍连德担当起收回中国海港检疫权的重任，亲自担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和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以及上海霍乱防疫事务所主任。三个单位一人主管，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三项职能一个目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伍连德发现中国各个海港在这方面存在重大问题，那就是都缺少或者根本就不具备与港口通航能力匹配的隔离留验设施。以上海港为例，此前仅于1911年在浦东三汉港的穷乡僻壤处建有一处检疫医院，但距离吴淞口距离过远，交通运输非常困难，水电生活配套条件极差。伍连德决定在距离长江口检疫锚地最近的吴淞口，建设上海第二座防疫医院。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拨款建院的批准。反复踏勘后，在吴淞口海关信号台附近的黄浦江浦西一侧，选中并购得一块闲地作为建设基地，土地面积逾8亩(约5500平方米)。这里距黄浦江岸仅百米之遥，建码头后交

战胜挫折

陆雪

最近，笔者邂逅一位青年员工，只见他情绪低落，无精打采，问及原因才知道，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挫折。

生活中有人将遭受挫折当成转折，而有的人则将遭受挫折当成失败。前者会主动吸取教训，重整行装再出发；而后者只会垂头丧气，从而一蹶不振。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古往今来，有志者莫不是面对挫折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在逆境中前行，在困厄中奋起。善待挫折，把它当做通往成功的磨刀石，就能锤炼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品质。“人的生命就像海水在奔腾，不遇到岛屿和礁礁，就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只有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奋斗目标，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才可到达理想的彼岸。

今年天暖春来早，我住的海棠苑、窗下的海棠公园海棠花早已盛开了。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我都要赏玩海棠花。她没有香味，花朵也不大。不招蜂，不喧嘩，默默地绽放在枝头妆点着春色，却像个谦谦君子伫立在屋角墙边，默默无语。其实她花姿潇洒，娇艳动人。含苞欲放时，花蕾红艳，似胭脂点点；开后渐变粉红，有如晓天明霞，含着动人。自古以来，海棠花就是雅俗共赏的名花，人们把她誉为“花中神仙”、“花贵妃”。我愿意再给她一个雅称，可谓“花中君子”也。

自古以来文人骚客歌咏海棠花的诗句甚多。金朝元好问的诗：“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你看，不与桃李争春，你开罢我再登场，果然是有“君子之风”吧。唐代诗人郑谷的《海棠》诗把静物写活了，“春风用意匀颜色，销得携觞与赋诗。秾丽最宜新著雨，娇娆全在欲开时。莫愁粉黛临窗懒，梁广丹青点笔迟。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唐代另一诗人何希尧

通艇运送病人靠泊方便，与检疫锚地距离颇近，举目遥望可见锚地停泊之外轮。陆上有淞沪公路与市区相连，距离当时的淞沪铁路炮台湾车站也很近便，建成后的供水供电也可以获得永久保障。至于新医院的建筑设计，被伍连德选中的设计师大名鼎鼎，就是最后完成南京中山陵建筑工程的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Lee Gum Poy)。从原始设计资料中可以看出，这座建筑主体的外部在建造之初并不是纯白色的，而是红色清水墙面，局部的窗间墙采用砂浆粉刷，造成材质和颜色上的反差。除了主入口处有一些简化的凹凸线脚装饰，墙面上没有多余的装饰元素。屋面采用双坡红瓦屋顶，加上突出屋面的壁炉烟囱，显示出强烈的西式韵味。整座建筑最抢眼的是位于一端的五层塔楼。塔楼屋顶是个中式四角攒

尖顶，上面铺满红色的筒瓦，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韵味。塔楼顶层四面外廊栏杆上也有“画龙点睛”之处，那就是12个镂空十字形图案。1935年上半年最终装修完毕投入使用，史称“上海海港检疫所第二检疫医院”。工作区域面积约550平方米，按照国际标准设有医疗检查室、病房、实验室、标本室、消毒室等，成为上海海港检疫所的主要工作基地。

伍连德还为海港检疫所配备了六条检疫工作艇，担任熏蒸消毒、交通运输之用，分别命名为：“木兰”“赵云”“伍员”“蔡锷”“岳飞”和“张飞”，不难看出其用心：借助这些名字所体现的英魂与精神，体现守住中国海港关口的意志。

伍连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使得上海乃至全国主要海港的检疫工作都发生了积极变化，在上海

亮登场。我戴手套慢了半拍，只见大家七手八脚往盘里捞，七嘴八舌惊叹美味，待我起身招呼时，盘中只剩下几片碎肉，一副鸡骨架子与一只鸡头！我一



简之美 王泽清摄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宴。逢年过节，一只靓鸡，是主妇们心心念念的饭桌主角。有一年禽流感，本地电视新闻上一位在菜市场买不到靓鸡的“师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次做节买不到鸡，那就煮田鸡吧！”南方人对海鲜的最高待遇是生吃，白灼，清蒸。对于靓鸡，广东人会用滚水烫熟，留下鸡汤，全鸡斩件做成白切，佐以姜葱蓉或酱油。只有皮薄肉嫩，骨坚爪硬，才能征服广东人傲娇的胃口。其实，一只靓鸡除了尊享SPA式的待遇，还应接受明火锻炼。粤式烧鸡，也是一道绝妙好菜。至今吃过两次最难忘的烧鸡，都是在珠海唐家湾。第一次是2000年，当时还是大三学生干部，正当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启用迎接首批新生，我们这些师兄师姐便从广州乘车前往珠海。带队老师把我们带到唐家市里一间不起眼的饭店，嘻嘻哈哈，围坐一桌，只等一位大姐端来中型瓷盘，上盛物件用纸包裹，棕色泥痕依稀可见，还有一叠塑料一次性手套。大姐高声说：“趁热吃哦！”扒开纸包，一阵异香热腾腾扑面，黄澄澄烧鸡油

楼下的海棠

胡立德

想“金屋藏娇”呢！宋代诗人程必在细雨中赏海棠，拟人化地吟出“天意无情，更教微雨，香泪流丹脸”，那是一幅美人抛皎珠图啊。宋代著名诗人晏殊一边赏玩海棠，一边意马心猿，思绪万千，“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

我更喜欢的苏轼的《海棠》诗，写尽诗人浓郁的爱花惜花之情：“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蒙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你看，深恐花睡，诗人却不睡了。点上高高的蜡烛，深夜赏花，诗人爱花惜花的深情表露无遗。

因怕疫情传播之甚，我已四十多天没下楼了。心里总惦念着楼下小区和公园里的海棠。她花期短，一年只在春分时开一次，若不相见，负花负人，当是时，悔也迟，情何堪！于是紧步下楼，与海棠花应那一春之邀约。我见花，心喜无比；想花有灵，亦当如是。

尖顶，上面铺满红色的筒瓦，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韵味。塔楼顶层四面外廊栏杆上也有“画龙点睛”之处，那就是12个镂空十字形图案。1935年上半年最终装修完毕投入使用，史称“上海海港检疫所第二检疫医院”。工作区域面积约550平方米，按照国际标准设有医疗检查室、病房、实验室、标本室、消毒室等，成为上海海港检疫所的主要工作基地。

伍连德还为海港检疫所配备了六条检疫工作艇，担任熏蒸消毒、交通运输之用，分别命名为：“木兰”“赵云”“伍员”“蔡锷”“岳飞”和“张飞”，不难看出其用心：借助这些名字所体现的英魂与精神，体现守住中国海港关口的意志。

伍连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使得上海乃至全国主要海港的检疫工作都发生了积极变化，在上海



简之美 王泽清摄

亮登场。我戴手套慢了半拍，只见大家七手八脚往盘里捞，七嘴八舌惊叹美味，待我起身招呼时，盘中只剩下几片碎肉，一副鸡骨架子与一只鸡头！我一

楼下的海棠

胡立德

想“金屋藏娇”呢！宋代诗人程必在细雨中赏海棠，拟人化地吟出“天意无情，更教微雨，香泪流丹脸”，那是一幅美人抛皎珠图啊。宋代著名诗人晏殊一边赏玩海棠，一边意马心猿，思绪万千，“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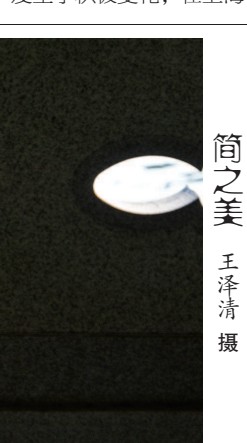
我更喜欢的苏轼的《海棠》诗，写尽诗人浓郁的爱花惜花之情：“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蒙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你看，深恐花睡，诗人却不睡了。点上高高的蜡烛，深夜赏花，诗人爱花惜花的深情表露无遗。

因怕疫情传播之甚，我已四十多天没下楼了。心里总惦念着楼下小区和公园里的海棠。她花期短，一年只在春分时开一次，若不相见，负花负人，当是时，悔也迟，情何堪！于是紧步下楼，与海棠花应那一春之邀约。我见花，心喜无比；想花有灵，亦当如是。

尖顶，上面铺满红色的筒瓦，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韵味。塔楼顶层四面外廊栏杆上也有“画龙点睛”之处，那就是12个镂空十字形图案。1935年上半年最终装修完毕投入使用，史称“上海海港检疫所第二检疫医院”。工作区域面积约550平方米，按照国际标准设有医疗检查室、病房、实验室、标本室、消毒室等，成为上海海港检疫所的主要工作基地。

伍连德还为海港检疫所配备了六条检疫工作艇，担任熏蒸消毒、交通运输之用，分别命名为：“木兰”“赵云”“伍员”“蔡锷”“岳飞”和“张飞”，不难看出其用心：借助这些名字所体现的英魂与精神，体现守住中国海港关口的意志。

伍连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使得上海乃至全国主要海港的检疫工作都发生了积极变化，在上海



简之美 王泽清摄

亮登场。我戴手套慢了半拍，只见大家七手八脚往盘里捞，七嘴八舌惊叹美味，待我起身招呼时，盘中只剩下几片碎肉，一副鸡骨架子与一只鸡头！我一

的《海棠》诗别有风味，“著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最妖娆。谁家更有黄金屋，深锁东风贮阿娇”。把花比作美人，想“金屋藏娇”呢！宋代诗人程必在细雨中赏海棠，拟人化地吟出“天意无情，更教微雨，香泪流丹脸”，那是一幅美人抛皎珠图啊。宋代著名诗人晏殊一边赏玩海棠，一边意马心猿，思绪万千，“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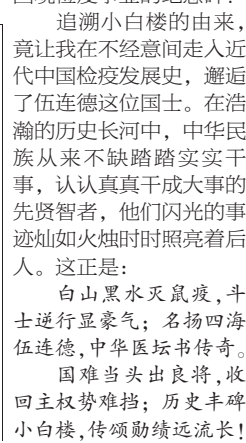
我更喜欢的苏轼的《海棠》诗，写尽诗人浓郁的爱花惜花之情：“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蒙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你看，深恐花睡，诗人却不睡了。点上高高的蜡烛，深夜赏花，诗人爱花惜花的深情表露无遗。

因怕疫情传播之甚，我已四十多天没下楼了。心里总惦念着楼下小区和公园里的海棠。她花期短，一年只在春分时开一次，若不相见，负花负人，当是时，悔也迟，情何堪！于是紧步下楼，与海棠花应那一春之邀约。我见花，心喜无比；想花有灵，亦当如是。

尖顶，上面铺满红色的筒瓦，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韵味。塔楼顶层四面外廊栏杆上也有“画龙点睛”之处，那就是12个镂空十字形图案。1935年上半年最终装修完毕投入使用，史称“上海海港检疫所第二检疫医院”。工作区域面积约550平方米，按照国际标准设有医疗检查室、病房、实验室、标本室、消毒室等，成为上海海港检疫所的主要工作基地。

伍连德还为海港检疫所配备了六条检疫工作艇，担任熏蒸消毒、交通运输之用，分别命名为：“木兰”“赵云”“伍员”“蔡锷”“岳飞”和“张飞”，不难看出其用心：借助这些名字所体现的英魂与精神，体现守住中国海港关口的意志。

伍连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使得上海乃至全国主要海港的检疫工作都发生了积极变化，在上海



简之美 王泽清摄

亮登场。我戴手套慢了半拍，只见大家七手八脚往盘里捞，七嘴八舌惊叹美味，待我起身招呼时，盘中只剩下几片碎肉，一副鸡骨架子与一只鸡头！我一

也是巧，中学同学相聚，赶在了疫情之前。四十年不见，心心的话说不尽。聊得最扎劲的，是当年相约荡马路的那些往事。

那时的星期天，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荡马路便成了我们的选择。班级里的同学大都住在一条弄堂或前后弄堂的。我会约上五六个同学，有男生也有女生，一起去荡南京路。我们从安西路上20路电车，为了节约钞票，只买四分钱的电车票，乘足到常德路下车，开始步行。路过翼风船模材料商店，我与几个男同学一骨碌地钻了进去，女同学呢啥兴趣，跑进隔壁一家绸布店去看零头布。“翼风”，留给我太多少年时的记忆和遐想了。我时常用积攒的零用钱去买自己心仪的船模，然后回家看图拼装。那天，我口袋里没几个钱，只好趴在柜台上饱饱眼福。

出得门来，走不多久，我们就到了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都想进大光明一睹风采。在那生活条件并不富裕的年代，在大光明看电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梦想。我们手持角票，一起在门口等起了退票，约莫过了半小时，居然连一张票也没退到，只好悻悻地来到了人民公园。我们在大草坪上摊开了几块塑料布，围着席地而坐开始野炊。有人带了蛋炒饭，有人带了青团、馒头，也有人带了大饼、油条，大家把食物放到塑料布上，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分享的过程总是那么美味，阵阵清风送来惬意的舒爽，我们边吃边聊，还欣赏着对面的国际饭店，那一顿“野炊”吃得唇齿留香，终身难忘。

出了公园，我们来到国际饭店门口。这幢被赭色大理石墙面包裹的雄伟建筑像一座大山那样矗立着，大家抬起头眯起眼睛，不由发出一阵阵的惊叹。走近国际饭店的门口，那铜框旋转的玻璃大门还是第一次看到，“咦，门可以转圈的哦，”不知谁说了一句。一阵飘来的奶油蛋糕香味不由让我呃起了嘴。

市百一店在我们年轻时的地位是“高大上”的，是上海人购物的首选。逛市百一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件时髦的事。大家争先恐后地钻了进去。买东西的人熙熙攘攘，我们从一楼到四楼到处转悠。几个女同学在布料柜台前停下了脚步，摸着一块又一块的布料，问问价目，议论着这块料做连衣裙漂亮，那块料做“两用衫”实惠，叽叽喳喳了半天，苦于衣袋空空，钱包瘪瘪。

我喜欢看市百一店的橱窗，它是当年上海最时尚的风向标，也是一道风景线。这里有紧俏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电视机，令我羡慕不已。因为我家当时还没有这“四大件”。

女同学们太喜欢市百一店了，一只只柜台看不够，而男同学们却急着要去中央商场了，便与女同学商定，在中央商场门口“会合”，我便带着男同学大步流星地朝着中央商场奔去。中央商场的小商品特别多，是我常去的淘宝胜地。处理品的羽毛球、三毛球和乒乓球，虽然有点瑕疵，价格却只有正品的三分之一。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买乒乓球板上的海绵贴与橡胶贴，有时还会帮哥买瓶补鞋的胶水和买块锉皮，帮母亲买松紧鞋上的宽紧带，帮姐买只“百雀羚雪花膏”或“蛤蚧油”。那天，我们走得饿了，便一起在旁边的饮食店一人吃了一角一碗的小馄饨。随后，在那个没有票证就寸步难行的年代，我们买了许多不要票证的日用品。出得中央商场，我们又快步来到外滩，海关大钟“东方红”的旋律正在响起，我们趴在黄浦江水泥防汛墙上，看海鸥飞上飞下，聆听船上汽笛声的鸣响，偶尔有一艘五六层楼高的大客轮驶过，让我们发出惊叹的尖叫。沿着外滩走了一圈，又来到了外白渡桥，儿时记忆中叫它“外婆的桥”。在桥上远眺外滩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敬意油然而生。

荡马路，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种时尚，是那苦涩岁月中的快乐。而今我们又有了新的约定：待一切平息，再一起去荡一荡新时代的马路。

弄堂旧趣录



七夕会 其乐融融。饭后继续骑车返程，至半途，孩子呼叫爸妈努力加速，伴侣长叹：“刚才真该多点一只烧鸡！”去年年尾，和同事接待讲座嘉宾，有半日闲暇往淇澳岛参观。老人家从容随和，豁达大度，听我比划了这件趣事后，对此海边烧鸡甚表好奇。于是我快快定烧鸡一只，打包回车上，一同赶回学校，香飘笑语一路。家宴白切鸡全只奉上，烧鸡要在外现烤才香。人间烟火，自然喜气，愿与众享。诚愿早日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让我们互道一句：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也是巧，中学同学相聚，赶在了疫情之前。四十年不见，心心的话说不尽。聊得最扎劲的，是当年相约荡马路的那些往事。

那时的星期天，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荡马路便成了我们的选择。班级里的同学大都住在一条弄堂或前后弄堂的。我会约上五六个同学，有男生也有女生，一起去荡南京路。我们从安西路上20路电车，为了节约钞票，只买四分钱的电车票，乘足到常德路下车，开始步行。路过翼风船模材料商店，我与几个男同学一骨碌地钻了进去，女同学呢啥兴趣，跑进隔壁一家绸布店去看零头布。“翼风”，留给我太多少年时的记忆和遐想了。我时常用积攒的零用钱去买自己心仪的船模，然后回家看图拼装。那天，我口袋里没几个钱，只好趴在柜台上饱饱眼福。

出得门来，走不多久，我们就到了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都想进大光明一睹风采。在那生活条件并不富裕的年代，在大光明看电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梦想。我们手持角票，一起在门口等起了退票，约莫过了半小时，居然连一张票也没退到，只好悻悻地来到了人民公园。我们在大草坪上摊开了几块塑料布，围着席地而坐开始野炊。有人带了蛋炒饭，有人带了青团、馒头，也有人带了大饼、油条，大家把食物放到塑料布上，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分享的过程总是那么美味，阵阵清风送来惬意的舒爽，我们边吃边聊，还欣赏着对面的国际饭店，那一顿“野炊”吃得唇齿留香，终身难忘。

出了公园，我们来到国际饭店门口。这幢被赭色大理石墙面包裹的雄伟建筑像一座大山那样矗立着，大家抬起头眯起眼睛，不由发出一阵阵的惊叹。走近国际饭店的门口，那铜框旋转的玻璃大门还是第一次看到，“咦，门可以转圈的哦，”不知谁说了一句。一阵飘来的奶油蛋糕香味不由让我呃起了嘴。

市百一店在我们年轻时的地位是“高大上”的，是上海人购物的首选。逛市百一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件时髦的事。大家争先恐后地钻了进去。买东西的人熙熙攘攘，我们从一楼到四楼到处转悠。几个女同学在布料柜台前停下了脚步，摸着一块又一块的布料，问问价目，议论着这块料做连衣裙漂亮，那块料做“两用衫”实惠，叽叽喳喳了半天，苦于衣袋空空，钱包瘪瘪。

我喜欢看市百一店的橱窗，它是当年上海最时尚的风向标，也是一道风景线。这里有紧俏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电视机，令我羡慕不已。因为我家当时还没有这“四大件”。

女同学们太喜欢市百一店了，一只只柜台看不够，而男同学们却急着要去中央商场了，便与女同学商定，在中央商场门口“会合”，我便带着男同学大步流星地朝着中央商场奔去。中央商场的小商品特别多，是我常去的淘宝胜地。处理品的羽毛球、三毛球和乒乓球，虽然有点瑕疵，价格却只有正品的三分之一。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买乒乓球板上的海绵贴与橡胶贴，有时还会帮哥买瓶补鞋的胶水和买块锉皮，帮母亲买松紧鞋上的宽紧带，帮姐买只“百雀羚雪花膏”或“蛤蚧油”。那天，我们走得饿了，便一起在旁边的饮食店一人吃了一角一碗的小馄饨。随后，在那个没有票证就寸步难行的年代，我们买了许多不要票证的日用品。出得中央商场，我们又快步来到外滩，海关大钟“东方红”的旋律正在响起，我们趴在黄浦江水泥防汛墙上，看海鸥飞上飞下，聆听船上汽笛声的鸣响，偶尔有一艘五六层楼高的大客轮驶过，让我们发出惊叹的尖叫。沿着外滩走了一圈，又来到了外白渡桥，儿时记忆中叫它“外婆的桥”。在桥上远眺外滩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敬意油然而生。

荡马路，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种时尚，是那苦涩岁月中的快乐。而今我们又有了新的约定：待一切平息，再一起去荡一荡新时代的马路。

弄堂旧趣录



七夕会 其乐融融。饭后继续骑车返程，至半途，孩子呼叫爸妈努力加速，伴侣长叹：“刚才真该多点一只烧鸡！”去年年尾，和同事接待讲座嘉宾，有半日闲暇往淇澳岛参观。老人家从容随和，豁达大度，听我比划了这件趣事后，对此海边烧鸡甚表好奇。于是我快快定烧鸡一只，打包回车上，一同赶回学校，香飘笑语一路。家宴白切鸡全只奉上，烧鸡要在外现烤才香。人间烟火，自然喜气，愿与众享。诚愿早日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让我们互道一句：大吉大利，今晚吃鸡。